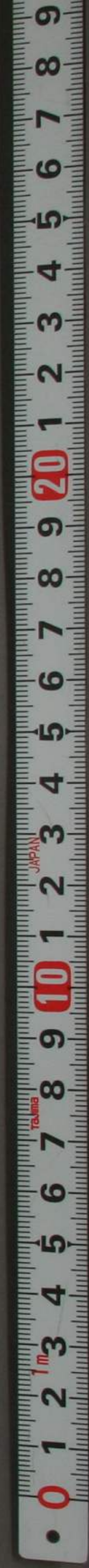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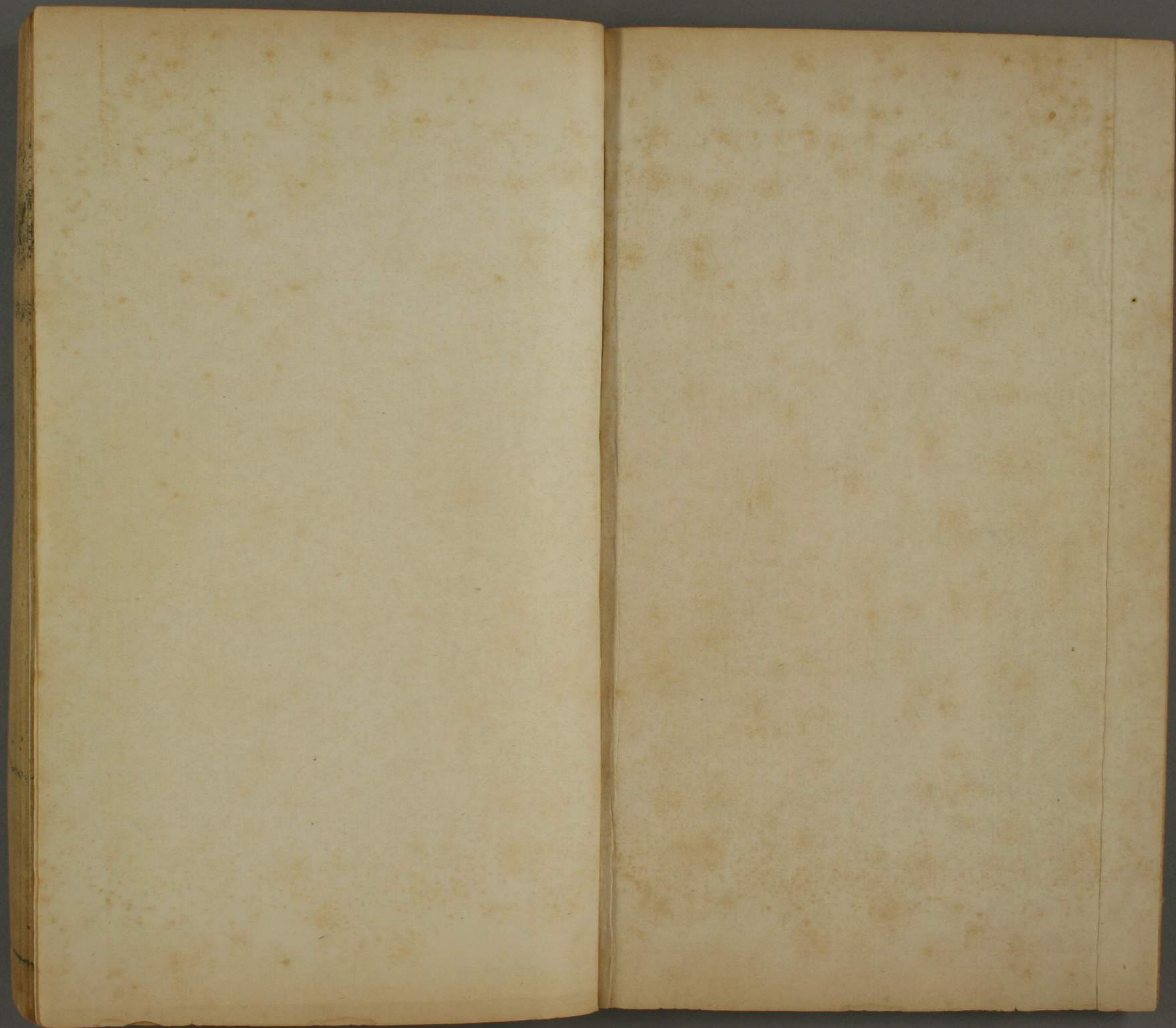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22





第一百十四回

文鸯單騎退雄名



正元二年正月間楊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丹上  
 儉字仲聞河東間喜人也儉聽知司馬師廢了曹芳立曹  
 髦為君心中大恨無計可施有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  
 方面司馬師廢主專權國家顛覆有壘卵之危安可晏然  
 自容將受四海生靈之唾罵矣儉大喜曰吾兒之言是也  
 遂請刺史文欽欽乃曹爽門下客欽見儉請即來拜謁儉  
 邀入後堂禮畢儉坐間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  
 專權廢主天地反復安得不傷心乎欽曰都督鎮守方面

若昔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魯，馬  
上使鞭，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  
報讐，今可起兵急去，不可遲也。儉大喜，即時醉酒爲誓。二  
人詐稱太后有密詔，遂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  
城立一壇于西宰白馬，歃血爲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  
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衆皆悅服，摘  
老弱之兵以守壽春，儉提六萬兵屯于項城。項城今開封府東州也。  
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文去諸郡，  
令起大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痒，乃請太  
尉王肅計議軍機。師肉瘤痛痒難忍，醫官割之以藥封閉。

連日不出，忽有淮南告急。師請王肅求計。肅曰：「昔日關公  
尚有向北爭天下之意，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  
家屬，因此関公軍勢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  
急撫恤，再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  
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  
鍾會，在側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退，多  
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歎然而起曰：「非吾自往，  
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備洛陽，總攝朝政。師拜辭魏  
主，乘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  
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

宋譙今亳州是也宋今歸德府永承縣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荊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于襄陽聚文武于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褒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違事情文欽有勇而無計策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矣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于灑水之上中軍屯于灑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至矣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

司馬師自來乃聚眾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儉曰然遂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向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破忽一人報曰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回項城司馬師兄毋丘儉軍退聚多官曰當用何策前書傳殿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守之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自然瓦解矣兖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若領兵逕

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逆賊不難矣師從之急遣使持  
檄文教鄧艾起兖州之兵來破樂嘉城師後引兵到彼會  
合却說母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  
兵來忽文欽到儉以此事告之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  
文鸯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之城以退奸雄也儉大喜欽  
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而去前軍回說樂嘉城西皆是魏  
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卓蓋朱幡簇擁虎帳內  
豎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是司馬師也安立營寨尚未  
完備文鸯年方十八身長八尺懸鞭立于父側聞知此語  
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

也欽大喜曰何時可去鸯曰今夜黃昏父引一千五百兵

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真所謂父子兵二更時分要

在魏寨會合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鸯全粧慣甲  
腰懸銅鞭綽錦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  
嘉等鄧艾未至就此處下寨師爲眼中新割肉瘤瘡口疼  
痛臥于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  
喊聲大震人馬大亂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  
直入爲首一將勇不可當師大驚心頭如火烈眼珠從肉  
瘤瘡口內迸出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  
被頭而忍被皆咬爛乃傳令曰敢有亂者斬之原來文鸯

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子曰當何不十於師百謂行師不讓於父在寨中左衝右突到處逕過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棚鞭打者無數鴛只望父到以為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鴛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鴛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為應却從北至何也鴛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為首一將乃義陽棘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躍馬橫刀大呼曰及賊休走鴛大怒挺鎗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負正鬪之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鴛部下之兵各自逃散只文鴛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千員魏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鴛忽然勒回馬大

喝解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鋼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退鴛復緩緩而行魏將又聚在一處驚訝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眾耶可併力追之魏將千員復來追趕鴛勃然大怒曰鼠輩何故不惜命也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中用鞭打死數人鴛乃緩轡而行魏將連追四五番皆被文鴛一人殺退後人有詩讚曰

昔日當陽喝斷橋張飛從此顯英雄樂嘉城內應無敵  
又見文鴛膽氣高

却說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乃翁可笑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鴛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

而退魏兵乘勢追殺欽引兵望壽春而走有尹大目乃曹  
爽心腹之人與文欽契厚爽被司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  
欽出任淮南尹大目見師眼痛突出不能動止常有殺師  
報爽之心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實乃明公之心腹  
也今被毋丘儉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師從  
之犬目頂盔擗甲乘馬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呼  
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犬目除了盔放手鞍  
鞵之前以鞭指之曰君侯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  
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乃厲聲而罵曰汝乃先帝  
之臣不思報本反同司馬師作惡廢王害民不怕天

不祐汝等不忠不義之賊罵訖便欲開弓射之犬目大哭  
而回曰世事敗矣尚自努力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被  
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  
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却說毋丘儉在項城  
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徹城  
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遇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  
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就突入軍中來捉毋丘儉未知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洮西敗魏兵 三代中原

却說鄧艾斬了葛雍引兵殺過陣來毋丘儉死戰相拒江



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毋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遂設席待之。儉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之，將頭獻與魏兵。于是淮南平。定司馬師臥病不起，喚諸葛誕入帳，贈印綬金帛，加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誕拜謝出帳，吳兵亦退。師班得勝之兵，而還許昌，目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師心神恍惚，料命在旦夕。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于床下。師遺言曰：「吾今權柄如擔千斤之擔，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當謹之，戒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也。」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

滿面。昭急欲問時，師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時正元二年一月也。於是司馬昭掌了大權。然後發喪魏王曹髦，知司馬師已亡，遣使持詔到許昌。詔曰：「東南未定，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爲外應。昭心中猶疑未決。鍾會曰：「人心未安，未可屯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也。」昭從之，卽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司馬昭來洛水屯兵，大驚曰：「必有別故。如之奈何？」太尉王肅奏曰：「昭見掌大事，陛下可封贈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于昭。却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報入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病日而亡，

司馬昭自專大權臣累敗于司馬昭昭知臣無能臣請興  
師恢復中原以圖大業如不成功當治臣罪後主從之遂  
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  
曰吾蜀地淺狹錢糧鮮薄不宜久遠征伐空勞民力不如  
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維曰不然昔日丞  
相未出茅廬之時已定三分天下然後鼎足勢成尚且六  
出祁山以圖中原恢復漢室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  
成非不欲也實力未及也今吾既受丞相之遺命當盡忠  
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今司馬懿新亡司馬昭割  
立未穩若不伐之更待何時翼默然而退維起精兵五萬

前來伐魏夏侯霸曰可將輕騎先出枹罕枹罕河若得此

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中甚

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

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于是姜維引兵五萬逕取枹罕兵

過洮西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一面告急副將軍

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兩軍相遇陣角射住姜

維曰吾自掌中軍張翼在左夏侯霸在右交鋒之際吾兵

倒退汝兩軍分兩掖而進容魏兵逕進吾軍復回此端信

破趙之謀也此時蜀陣背洮洮水列姜維出馬搦魏將答

話王經引十員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

汝累入寇此真不識時務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王鄰邦  
理宜問罪何況是讐敵之國也敢死戰者出馬經回顧諸  
將曰蜀兵背水為陣敗則皆歿于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  
可戰之四將乃張明花  
永列達朱芳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左右而  
出來戰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  
士馬一齊起來維引兵望洮西而走張翼夏侯霸左右兩  
軍掠邊殺入魏兵之後維將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  
將何不努力眾將一齊殺回魏兵大敗翼霸二人從後殺  
來把魏兵困在垓心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  
突殺死無數牙將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遁入洮

水者無數斬首萬餘壘屍數里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  
出逕望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  
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狄道  
縣名張翼諫曰將軍功  
績已成威聲大震可以止之今若前進倘有蹉跌此功名  
皆廢矣正所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  
取縱橫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  
得汝勿自墮其志也張翼再三勸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  
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  
敗之讐忽兗州刺史安西將軍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  
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取將軍破敵人耳某年勿不

諸軍事乞見教一二泰乃聚雍涼諸將商議曰今姜維困狄道城公等有何策參謀楚彞曰王刺史兵敗于洮水蜀人大勝今若敵鬪必不能勝不如據險保守待蜀人自亂後方可攻之此司馬公萬全之計也鄧艾冷笑不言陳泰曰公言雖善但時有不同勢有不等故也今姜維引兵深入重地正欲與吾兵交鋒原野以求一戰之利當深溝高壘避其銳氣若與決戰使蜀人得志固不可也吾料姜維今洮水得勝必進東南據洛陽取積穀之所招羌胡之衆東爭關隴傳檄諸郡此吾兵之大患也若如此只宜守之今彼不思如此圖狄道城其城垣高地厚急且難攻安

能使得空勞兵費力耳故知姜維無謀之士也吾今乘高附峻陳兵于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此所謂奇正不同時勢有異焉艾大喜起身拜謝曰將軍之謀洞貫鄧艾肺腑真妙筭也遂先撥二十隊之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爲暗兵之勢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魏兵埋伏已畢專候蜀兵到來于是陳泰鄧艾各引一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四面攻之連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

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安西將軍鄧艾維  
大驚曰向者夏侯將軍言鄧艾若領兵難以伐魏今日果  
然領兵而來如之奈何遂請夏侯霸商議此事霸曰鄧艾  
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利今領兵到休容立得腳穩便可  
擊之維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  
迎鄧艾當夜二更兩軍齊舉且說姜維引兵來迎魏兵行  
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維縱  
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  
矣忽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于是蜀兵皆退  
于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劔閣之  
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再欲提兵回軍已歸心  
似箭維亦放心而還不曾折兵且說後主見姜維有洮西  
大功乃降詔封維大將軍遂駐兵于鍾堤維受了大將軍  
之職上表謝恩已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未知勝負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趙自蜀後主建興九年辛亥歲至延熙十八年乙亥  
歲止首尾二十四年事實

總評

讀三國志演義到此等去處真如嚼蠟淡然無味  
法兵機都是說了又說無異今日秀才文字

詩句亦然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一百十一回

鄧艾段谷破姜維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  
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  
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與司馬昭計議封艾爲安西  
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同泰屯兵於雍涼等處鄧艾申  
表謝恩已畢泰設席與艾作賀曰姜維夜遁氣力已竭再  
不出矣艾曰王經敗於洮西非小失也折軍損將倉廩空  
虛百姓流離幾致危亡姜維雖夜遁不曾損折惟日安肯

不出乎吾料必出有五泰曰何謂蜀兵必出有五也艾曰蜀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吾兵終有弱敗之實其必出也事若易知易料者然非親歷何以言之如此明切史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隊伍容易調遣兼人馬等也整齊將士雄烈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甲仗未完所事未備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吾軍皆在旱地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岐出四處皆是守戰之地亦不知蜀人來攻何處倘或聲東擊西或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蜀兵一處而來以一分敵四分其必出口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而可取羌胡之穀為食若出不山熟麥千頃為之懸餽蜀人以此圖之其必出五也姜

維乃孔明弟子有謀者也必然又出矣陳泰以手加額曰朝廷有福又出此異人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鍊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泰見艾事事有法甚是敬愛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會會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一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又洮西之捷魏人既已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萬一不利蜀人怨矣維視之乃義陽人也姓樊名建字元長舊為武侯帳前令史與董厥為正副維曰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勝吾軍有此五勝故汝等不能知也眾問之維答曰彼

有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

可勝也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

可勝也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曾有法度

三可勝也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

能救之四可勝也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爲食五可勝

也不就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鄧艾年紀雖幼

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

日矣維厲聲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汝等休

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決必先取隴西衆諫不

從維自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堤役

奔祁山來前哨馬回報說祁山連絡下九箇寨柵皆是魏

兵維不深信乃自引數騎凭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

長蛇首尾相顧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

寨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爲不在吾師之下

也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準備必知吾來矣吾料鄧艾

必在此間汝可虛張吾之旗號據此谷口下寨亦○曰○也○每人令百

餘騎出哨一週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

幟相換示兵之多也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也○襲南安去

也遂令鮑素屯於祁山谷口維盡率大兵而來却說鄧艾

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



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凭高望畢  
 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必取董亭撞着對手襲南安去了  
 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驟躍其馬皆  
 困乏主將必無能者將軍可引一軍攻之必然取勝若破  
 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蜀兵之勢必崩  
 矣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有一條路逕取武城山若先占  
 此山頭姜維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  
 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  
 矣泰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  
 言真神筭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數

萬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  
 令帳前司馬師纂與子鄧忠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埋伏  
 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  
 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維在馬上乃問夏侯霸曰  
 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  
 鄧艾多謀必先隄防維曰魏人只知吾取祁山衆皆聚於  
 彼處矣遂促兵前進至武城山前軍欲登山時忽然山上  
 一聲砲響喊声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  
 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蜀兵大驚山上數十路精  
 兵殺下勢不可當蜀兵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之時

魏兵已退。維暗思曰：吾深得武侯傳授，自謂天下無敵。不料中原亦有此人。吾與鄧艾誓不兩立。次日又整兵來武城山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欲退。山上鼓角齊鳴。蜀兵復回。魏兵又不下來。欲上山衝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維移兵下山屯劄。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堅立為寨。山上鼓角又鳴。魏兵驟至。蜀兵大亂，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為屯兵之計。是夜二更，鄧艾令五百人各一火把，分兩路下山燒着車仗。以兵應之，兩兵混殺了一夜。營

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得

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也。若得上邽，南安

鄧艾色色先姜維一着

自危矣。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沿山渡渭水之東，逕取上邽。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道官曰：此處何名？答曰：段谷。維大驚曰：有何美哉！因此自忖倘於此地斷絕糧草，如之奈何？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有塵土起，必有伏兵。維令退兵之時，譚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棄甲拋戈，丟旗撇鼓，各逃性命者不可勝數。後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

三國志  
維靜軒有詩曰。

堪嘆姜維繼武侯。出師不料敵人謀。中原尺地難恢復。損折傷兵國勢休。

維欲往祁山再出。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聽亡。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寨中。後面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爲斷後。蜀兵三分已退去二分。只維一軍在後。正行之際。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是魏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處。將維困在核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未知姜維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司馬昭破諸葛誕

却說姜維被陳泰困住。如鐵桶相似。維死戰不能脫。且說盪寇將軍張嶷。聽知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來救。姜維見嶷殺到。遂乘勝殺出。嶷收拾軍馬。斷後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贈其子孫。因此蜀中將士。多於陣亡者。皆歸罪於姜維。維照武侯銜亭舊例。乃上表自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鎮西大將軍胡濟等。因會定取上邽不至。亦貶一級。却說鄧艾。見蜀兵退盡。乃與陳泰設宴相賀。大賞二軍。泰表鄧艾之功。此時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

昭遣使持節捧詔加鄧艾官爵賜印綬詔曰

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卿籌畫有方  
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  
於江岷今封卿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卿  
之子鄧忠為亭侯乃賜黃金五十兩甘露元年秋九月  
日詔

加封鄧艾之後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  
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為護衛一應事務不奏朝廷  
就於相府裁處自此有篡位之心只恐南北人心未順有  
一 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問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為

昭府下長史文語昭曰今主上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

未安且當暗訪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與吾東行推慰勞

出征軍士為名以探消息慎之慎之賈充拜辭司馬昭逕

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

武侯之族弟也諸葛豐之後因武侯在蜀為相因此不得

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位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

軍馬充慰勞三軍畢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之

曰近來洛陽諸賢見魏王懦弱不堪為君大將軍三輩輔

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國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

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也充急應曰某

具他人之言特告明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  
安忍使匹夫犯上耶充默然次日辭歸見司馬昭細言其  
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南深得人心今  
若使人召之必然不來隨即必反爲禍乃小若不召之其  
反雖遲爲禍甚大不如早早召之昭曰若匹夫果反吾當  
自討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楊州刺史樂綝然後遣使徵誕  
爲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遂捉下使命拷問  
使告曰想是樂綝知之誕曰他如何知之使曰早有人送  
密詔去矣誕大怒喝左右斬了來使棄於後園卽時設宴  
大會心腹將校約七百餘人酒巡數次誕曰前者所造衣  
袍鎧甲旌旗器械以擊盜賊今天子取吾爲司空此物交  
無用矣汝等可披掛隨吾出城遊戲且夕便回衆皆應曰  
願從尊命遂全付披掛上馬隨誕出城投楊州而來將至  
南門城門已閉吊橋拽起誕勒馬停刀言曰吾早晚回洛  
陽暫出遊戲何爲閉門汝欲反耶城上無一人答言誕引  
兵轉至東門其門亦閉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  
令將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渡濠飛身上城殺散軍  
士大開城門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綝家  
繚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汝父在日受魏國大  
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綝未及言被誕一劍斬之

將首級以木匣盛之令人賫表并首級赴洛陽表曰

臣誕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日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

如此爽快以待司馬昭無不可也

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即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謹表以聞且說諸葛誕上表以畢仍回壽春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揚州新附勝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足用一年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觀入吳爲質求救此時東吳丞相

孫峻病亡立從弟孫綝輔政綝子通爲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於是吳綱將諸葛觀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今不得已故屈膝事魏近被司馬昭侵欺侮慢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觀爲質伏望臨危相救平定之後永爲臣下綝大喜加賞吳綱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爲主將王祚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欽爲鄉導引進大起吳兵七萬分三隊而來接應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却說使命將樂綝首級并表文到洛陽

見了司馬昭，昭大怒，就欲自討。長史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此萬全之計也。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太后畏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王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

下詔，盡起兩都之兵二十餘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爲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爲副先鋒，監軍石苞爲左軍，兗州刺史周泰爲右軍，護車駕大進南征。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并二子文鴛、文虎，雄兵數萬來退司馬昭。未知勝負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總評

司馬昭依樣畫曹操葫蘆耳，不可言篡逆也。雖然此

葫蘆翻本極多，獨無依昭樣子者乎？細細檢視，乃知從來只堯舜葫蘆爲絕筆，再無翻本者也。

第一百十二回

忠義士詮死節

却說司馬昭聽知諸葛誕會合吳兵以決勝負，喚謀士二人商議。一人是散騎長史裴秀，一人是給事黃門侍郎鍾會。昭求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會合諸葛誕者，實圖利也。以利誘之，必勝矣。昭曰：此言甚妙。遂令石苞、周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積于陣後。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只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更不打話，乃大驅士馬。



逕進成倅引兵退走誕掩殺過來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周泰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大率精兵殺到淮南兵大敗司馬昭亦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困定併力攻城此時吳兵退於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諫曰今諸葛誕雖敗入城糧草尚多更有吳兵見屯安豐以爲犄角之勢今四面攻圍緩則堅守不出急則必然殲戰倘吳兵到來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則擊之可全勝也今吳兵必然帶糧不多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司馬昭曰吾今得子房也遂令王基

退南面之兵築起土城以爲久計原來淮水泛溢土城一衝便倒壽春城上軍士望之大笑不止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等入堂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并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牙將干詮曰城中軍士其心不一我等可分一半精兵入城將軍攻其外我等在內殺出却令諸葛誕引兵守城此爲上策異從之有全懌全端等皆願入城異遂同懌端會合文欽軍馬引兵一萬入壽春此時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令王基陳騫引五千精兵伏於吳兵來路若朱異來救壽春不可與敵只截其後吳兵必

自亂矣王陳二人引兵伏定朱異果然自引馬步軍來正

行之間背後喊聲大震忽兩軍殺到左有王基右有陳騫

吳兵大敗各自逃生異大驚無措不敢回安豐直奔到江

邊見了孫綝言說此敗之因綝大怒曰只看孫綝司馬昭兩人累敗之將要汝何

用舉動便知勝負樣叱武士推出斬之於是武士擁朱異斬於鏹里綝又責

唐咨等曰若不得城勿來見我此時孫綝自回建業全端

子全禱懼罪降魏司馬昭加禱為偏將軍唐咨兵退回上

船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

遂催軍攻圍全禱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

言孫綝不仁再若無功盡誅老小以書射入城中懌得禱

書遂引數千人開門降魏魏兵欲入城夫被諸葛誕自至

魏兵乘高放箭射入城中城中矢石如雨內外死者不計

其數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連打數日方息諸葛誕在城內

憂悶忽然蔣班焦彝二謀士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

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今守此城欲待天

自殺敵人耳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

言必斬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此

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加用

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魏兵四下築起土

城以防淮水誕在城中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自

秋至冬並無淋雨淮水不泛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  
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  
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只要吳兵  
固守可保長久誕大怒曰汝教吾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  
左右推文欽斬之欲擒二子事已泄漏文騫文虎却將點  
兵誕兵已到鴛鴦虎二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  
一躍而下越濠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騫昔日單騎退  
兵之讐欲令斬之鍾會諫曰文欽之罪合誅二子亦當滅  
族今欽已亡二子無路來降且城未破若殺降將是堅城  
內人之心也昭允之遂召文騫文虎入帳以好言撫慰賜

駿馬錦衣加爲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

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其反逆之罪贈以爵祿汝等何

不早降城內人饑困日久衆皆計議曰文騫乃司馬氏大

讐之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三千人結義了畢欲出投

降諸葛誕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爲威鍾會知城中皆

變入帳與昭曰時已至矣城可攻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

面雲集一齊攻打北門守將曾宣獻門放魏兵入城誕知

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

正撞着胡奮手起刃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欲自逃生皆

被亂箭射死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報國心堅不顧家。見危授命念非嗟。當時若聽諸謀士，安得人稱井底蛙。

魏將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道：「何不趁早降也？」詮大怒曰：「大丈夫受命為主，以兵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乃禽獸之類也。」以手拽盔，擲於地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也。」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獨力難加。魏兵四面攻之，于詮被亂軍所殺。史官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人得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斬之，夷其三族。武士推過誕帳，下數百人來。昭曰：「汝等可降否？」眾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早殺之。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又斬一人。再問亦然，數百人一一研問，直殺至盡，並無一人言降。昭深加嘆息不已，遂令埋之。後史官有詩嘆曰：

忠臣至死無移改，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踪直欲繼田橫。

吳兵皆降於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為變，不如坑之。」鍾會諫曰：「不然。古

之用兵者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  
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耶昭曰此是妙論也遂將  
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王基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  
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  
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慌與多官  
計議退兵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長城戰鄧艾

五代中原

蜀漢延熙二十一年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  
員每日操練人馬一將乃蔣舒也一將乃傅僉也並為心  
腹人維問夏侯霸曰公常言鄧艾雖小兒不可輕之未肯

深信累見其能方知公之言無謬也但未識面耳謂曰  
其人身長七尺濶面大耳方頤大口但言語蹇澁時人呼  
為鄧吃也維曰吾平生不服天下之人累中此人之計誓  
必深報以雪前耻也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  
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都之兵將皇太后并魏主一同出  
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興兵  
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蜀兵連年出征傷者數多  
深老成之見有怨心姜伯約不識時務欲背天行事也朝廷近來溺  
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懽樂伯約累欲征  
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仇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折

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乎伏愚子答曰有之高賢卿  
曰用何術以勝之伏愚子答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  
處小國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  
常也故周公養民以少取多越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  
其術也賢卿又曰曩者楚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  
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  
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  
踐之事乎伏愚子笑曰賢卿止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  
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傳深根者難拔

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鞭馬以取  
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徭役天下土崩或戔  
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傑並爭狼  
分虎裂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方今之始皆傳國易  
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併據之勢故可爲  
文王難爲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  
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蹶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  
爲小利以移且不爲已意以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  
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如  
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智者將不能謀之

矣若乃竒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  
舟楫而渡盟津者此伏愚之所不及也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於是碎裂其文遂提川  
兵來取中原乃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  
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  
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  
計暗合也卽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却說長  
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多人  
馬少望聽知蜀兵到急喚王真李鵬二將議曰今蜀兵大  
至當何策而退之二人告曰某等願決一死戰主公何太

怯也司馬望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  
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  
必有李催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  
早降若是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  
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訖挺鎗出馬蜀陣中傅  
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箇破綻王真便挺鎗來刺傅僉閃  
過活捉王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  
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十分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  
鐵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  
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鎗刺死

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冲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之時，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爲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兩陣對出，魏陣中一小將，全裝慣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蜀將軍乎？」維自思曰：「此是鄧艾矣。」挺鎗縱馬而來，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閑，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來。那小將驟馬追之，維掛住了銅鎗，暗取鷗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垂，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傍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便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意招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



傷不利乃就機曰既然如此暗筭者非大丈夫也遂兩軍  
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  
乃作書與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  
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  
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却說姜維令人於  
鄧艾寨中下戰書約日大戰艾虛心應之至日五更維令  
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掩旗息鼓却如無人之  
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  
酒食待使答曰微身小疾有悞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  
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傳僉與維曰此必有謀  
也可宜防之維曰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也昔今令人搆  
書與東吳孫綝并力攻之平分天下却欲遣使忽報司馬  
昭攻打壽春殺諸葛誕夷其三族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  
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  
不如便回未知如何退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諸葛公休又一諸葛恪也何諸葛之多人也想爲孔  
明拔盡秀氣耶一笑一笑

讀演義至此惟有打頓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說  
過不過改換姓名重疊敷演云耳真可厭也此其所

以爲三國志演義耳一笑一笑

第一百十三回

孫綝廢主立孫休

却說姜維恐大勢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道狹之處堆積柴草准備要燒我追趕之兵衆皆駭然乃稱艾曰將軍明如神也遂遣使賫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加賞鄧艾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王祚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王孫亮見綝殺罰太甚心中怯然一日出西苑

食生梅令黃門於中藏取蜜煎梅食之須臾取至開見蜜  
內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曰爾欠嚴敬矣藏吏叩奏曰臣  
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爾求蜜食否藏吏奏  
曰數日前累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之亮指黃門曰此是卿  
所爲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  
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  
糞原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內燥外濕剖之  
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如日月之  
明但被孫綝把持不能主持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  
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

諸營孫綝築太府於朱雀橋南托病不出却說吳王孫亮  
悶坐有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爲國舅忠心事亮亮涕告  
曰孫綝妄殺大臣掌握朝綱視朕如無物今不圖之必爲  
後患朕密告卿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  
門朕自出以殺孫綝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  
之姊也倘若洩漏誤朕匪輕紀奏曰陛下先草詔與臣臨  
行事之時臣持討詔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卽  
時寫詔付紀紀受密詔歸家告父全尚知之尚爲太常聽  
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妻曰殺之是也口雖  
應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綝大怒當夜便喚兄弟四

人黥大兵先圍大內遂將全尚劉丞等家亦皆圍住比及平明吳王孫亮聽的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悞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口朕乃皇帝之嫡子誰敢不從也朕在位五年無害于人有何愧哉全后與侍中近臣及乳母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之然後召文武于朝內下令曰少帝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必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必有反意衆皆畏懼而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忽班部中一人出曰汝無伊尹霍光之才安能廢聰明之主耶衆視之乃尚書桓彝也彝指孫綝大罵曰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王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文武官寮無不墮淚軍民人等悲切不已後史官有詩嘆曰

魏朝新見廢曹芳吳國孫綝效霍光無父無君真可嘆

五常絕滅壞三綱

孫亮時年十七歲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在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次日孫楷董

三國志 卷之六  
朝至拜請回都。初疑二人見所言有理，乃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迎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傳國玉璽，文官武將朝駕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凡有所請，並不敢違。此時吳主孫休恐其內變，將綝數加封賜，以安其心。冬十二月，休命左將軍張布散牛酒于大臣之家。布先

送人，綝府綝大醉，見牛酒列於前，乃斜臥與布曰：「吾初廢少主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彼賢而立之，無我時，你只爲瑯琊王耳。今將吾如等閑待之，吾早晚教你看。」言訖，恨聲不絕。布回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將武庫內軍器加倍與之，當有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吳主孫休曰：「綝調兵在外，武庫內軍器搬得罄盡，奸心已變，早晚必舉事矣。」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可請老將軍丁奉議之。」休召奉入內，賜坐，乃訴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與國除害。」休曰：「如之奈何？」奉曰：「來

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遣緄赴席。臣自有調遣。陛下可降手詔付臣。以便行事。休遂寫詔與奉。奉同魏邈施朔掌外事。張布掌內事。是夜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來請緄。赴會。緄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此會不可赴之。緄曰。吾弟兄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于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王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緄高坐。酒巡一次。衆驚曰。營外望有火起。緄便欲行。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足據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曰。武士三

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緄。餘

皆盡散。緄急欲走。時忽被武士擒下。緄叩頭奏曰。願徙交

天理快人快人

州。乞歸田里。休叱之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叩緄。又泣曰。

臣願徙為官奴。休叱之曰。爾何不罰。滕胤呂據為官奴乎。

可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緄下殿。東斬訖。從者皆不敢

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緄一人。餘皆復還舊職。衆皆拜謝。布

乃請休升武鳳樓。丁奉魏邈施朔等皆擒孫緄兄弟。至休

命。盡斬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夷其三族。餘黨協從者皆

赦之。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

胤呂據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帶累流遠者。皆詔還

史官有詩嘆曰

天理發現了請看因果

孫峻孫綝作大臣挾權倚勢害平人世間報應難逃免不在兒孫在已身

於是吳主孫休將出力功臣各皆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相待吳使薛翊回訖吳主孫休乃問薛翊曰卿往西蜀觀其得失若何翊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等用事公卿多阿附之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歿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今蜀中景色視之如此也休抑天嘆曰

若諸葛武侯在時安容如此乎又寫國書教人資入成都說司馬昭視魏主曹髦如小兒旦夕必有變也姜維聽得此信忻然設席再議出師伐魏未知若何且聽下回便見

姜維祁山戰鄧艾 六代中原

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復選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自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此時後主幸中貴黃皓用事日夜在宮中飲酒作樂皓選美女以悅之後主因此不理政事時有劉琰妻胡氏極有顏色因入宮見皇后皇后留在宮中一月乃出琰疑妻與後主私通喚帳

下軍五百列於前將妻綁縛令每軍以履底撻其面數十下幾死復甦後以此事告發後主大怒令有司官定罪擬議卒非撻妻之人固非受刑之地合宜棄市於是斬劉琰于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却說姜維同夏侯霸共掌中軍維曰前者累次未得成功深爲慚愧今魏國臣強君弱可乘時圖之當取何地霸曰祁山雖有些準備之卒乃用武之地堪可進兵故丞相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維曰今番往祁山決一大戰以分雌雄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至谷口下寨此時鄧艾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此寨王含蔣斌下寨右寨是蔣舒傅僉屯割初到之日方纔安排鹿角寨柵四門未立魏寨中鄧艾喚子鄧忠同師纂各引一萬兵爲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於帳後地下擁出王含蔣斌尚立寨未了只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但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的馬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



棄寨而走却說姜維在帳中聽的左寨中大喊忽報有內  
 應外合之兵蜀兵潰散維忙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四面布  
 合乃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之老手便有兵到營邊休要問他  
 卽以弓弩射之又傳示右營亦是如此果然魏兵十餘次  
 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鄧艾收兵  
 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傳授也兵不致亂難以退之  
 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  
 之罪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  
 將傷歿身屍填於地道之中以上掩之令人下戰書單搦  
 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

按武侯入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  
 待鄧艾出馬艾見維布入陣艾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  
 般維持鎗縱馬大叫曰請鄧將軍答話艾亦出馬於陣前  
 維曰汝效吾排入陣汝能變陣否艾笑曰汝只道此陣汝  
 師父能布天下人豈不會也吾既會布豈不知變陣艾便  
 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颺變成八八六十四箇  
 門戶艾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  
 吾入陣相圍麼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  
 中軍調遣初時兩軍衝突入陣變法不曾錯動只見兩軍  
 左右躲閃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將

鄧艾困在垓心四方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下大驚但見週圍皆是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得外面衆叫曰鄧艾早降勿得延遲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好音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與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之陣勢也若他處擊之不可破也吾見其頭在西北故以西北擊之自破矣艾拜謝

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此變也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瞞不過姜維此人武藝精熟深得武侯兵法來日我於陣上與他鬪陣法你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於是使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法維批回去訖乃與衆將曰吾授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通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度數再無其外矣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莫非中間必有詐謀也汝等可知乎廖化曰來日陣前再看維曰然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此時鄧艾令鄭倫為先鋒暗

領一軍去襲山後却說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布成陣勢望出馬與維答話維曰汝搦吾鬪陣法汝布之望布成了八陣維笑曰此乃吾師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竊學而布之望曰汝師亦竊他人之法吾所授者真本也維問曰此陣凡有幾變望大笑曰吾既能布之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維暗笑曰汝試變之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法乎維曰汝乃是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之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布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

法維大笑曰汝賺吾在此布陣却教鄧艾襲吾山後是否望大驚却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稍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撇盔丟戟大敗而散各逃性命此時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爲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可用間謀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艾問衆謀士曰誰

極計

可入蜀交通黃皓耶言未畢一人應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党均也艾大喜即令党均賫金寶好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棄兵投魏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靜軒詩曰

樂毅破齊遭間阻岳飛破虜受讒回姜維拒敵功初就又被班師詔忽來

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然後退兵維不知何事只得回朝隨後退兵於漢中鄧艾司馬望料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

掃殺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當時皇帝原做得容易東也是皇帝西也是皇帝後來皇帝也去得容易東也降了某人西也降了某人正所謂籠糠置田籠糠賣如此得來如此去也

第一百十四回

司馬昭南闕弑曹髦

却說姜維臨行分付廖化張翼曰汝二人堅守祁山大寨待使命至便班師回漢中廖化曰必中間謀之計矣孫子亦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張翼曰蜀人爲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民心一變安能久長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暫息銳氣以安民心再作良圖化曰倘魏兵隨後追殺爲之奈何翼曰令各軍依法而退我與公二人斷後以拒魏兵化從之遂令大兵先退化與翼斷後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

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因此不敢  
追趕遂勒馬回祁山寨去了却說姜維至成都人見後主  
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勞軍士故詔卿回朝  
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  
廢此必中鄧艾之計矣臣再出師伐魏恢復中原上報聖  
主之恩下繼武侯之志後主默然黃皓自此恨妬姜維維  
整兵未足却說党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  
馬望曰君臣不足必然內變就令党均入洛陽報知司馬  
昭昭大喜已有圖蜀之心乃喚中護軍賈充曰吾今伐蜀  
如何充曰未可昭曰何為充曰今天子疑王公父矣若一

且輕出蜀未能伐也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羣臣表

賈充小人

賀以為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多官伏問之天子曰其龍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於井中乃幽囚之兆也遂作潛龍  
詩一首詩中之意深疑王公也其詩曰

傷哉龍受困不能躍深淵上不飛天漢下不見於田蟠

居于井底歟鱗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如然

司馬昭聞之大怒與左右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時有成倅  
成濟二人立於階下昭指賈充曰倘有事變只在汝身上  
充應曰王公放心自有調遣昭喚倅濟二人分付曰曹髦  
之首只在汝二人手內各人應諾而退時魏甘露五年夏

四月司馬昭帶劍上殿髦以目視之昭叱之曰視吾何為

髦默然無語羣臣皆大呼曰大將軍功德巍巍合為晉公

此皆曹瞞收債時也着眼着眼

加九錫髦低頭不荅昭厲聲而言曰吾父兄三人於魏有

大功德今為晉公莫非不容乎髦戰慄而應曰誰不從耶

昭曰潛龍之詩視吾等如鯁鯁是何禮也髦不能荅揮汗

如雨昭冷笑下殿多官凜然髦歸後宮痛哭終日次日召

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二人入後宮計議髦

哭曰司馬昭篡逆之心天下人盡知也朕不能坐受廢辱

故請卿等同心討之王經奏曰不可昔春秋時魯昭公不

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人之恥笑今重權已歸司馬氏

之門為日久矣內外公卿及四方之士不願逆順之理

為之致歎非一人也且陛下禁兵寡弱非用命之人今若

不能隱忍是欲除疾而疾愈深疾若深則為禍不小矣陛

下不可造次髦懷中取黃素詔擲之于地曰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朕意已決便歿何懼况不歿乎於是曹髦入告

太后王沈與王業曰事已急矣空自求誅三族當往晉公

府下出首以免一歿二人乃與王經曰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出首以免一歿經大怒曰王憂臣辱天下至理安敢以

求生而害於仁乎吾願殺身以成仁耳王沈王業見經不

從急報司馬昭去了少頃魏王曹髦出內令護尉焦伯聚

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二百餘人鼓譟而出髦仗劍升輦  
叱左右逕出南闕王經伏於輦前大哭而諫曰今陛下領  
數百人伐昭是驅羊而入虎口耳空歿無益臣非惜命實  
見事不可行也髦曰吾軍已行卿勿阻當遂望龍門而來  
遇見賈充披戴盔甲左有成倅右有成濟引數千鐵甲禁  
兵鼓譟而入髦仗劍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宮庭  
欲弑君耶此時禁兵面面相覷皆不敢動充喚濟曰司馬  
晉公養你何用正為今日之事也若事一敗汝等全家皆  
滅矣成濟縛戟在手回顧賈充曰當殺耶當縛耶允曰司  
馬公有令只要歿的成濟燃戟直奔輦前髦大喝曰匹夫

敢無禮此言未訖被成濟一戟刺中前臂呼曰奉晉公之令殺無道昏君再一戟亦從兩脅上透出  
歿於輦傍焦伯挺鎗來迎被成濟一戟刺歿於輦傍衆皆  
逃走王經隨後起來大罵賈充曰逆賊安敢弑君耶充大  
怒叱左右縛定報知司馬昭昭入內見髦已歿乃佯作大  
驚之狀以頭撞輦而哭令人報知大臣時有太傅司馬孚  
入內見髦歿首抱股痛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昭曰國  
不可一日無君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停於偏殿之西亡  
年二十歲昭議立新君王業曰武帝之孫燕王曹宇之子  
見居安次縣封為常道鄉公可立為君昭從之即發車駕



迎之昭會大臣議弑君之事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  
令舅尚書荀顛召之泰聞大哭不已世人論者以泰比舅  
今舅實不如泰也使命催逼泰遂披重孝而入哭拜於靈  
前昭亦佯哭而問曰公以此事何法處之泰曰獨斬賈充  
乃可以謝天地耳昭沉吟良久又問曰再思其次泰曰惟  
止如此不知其次昭曰成濟大逆不道弑其仁主可推出  
剛之夷其三族濟大罵昭曰非吾之罪乃賈充傳汝之命  
令吾弑主昭令先割其舌濟至死叫屈不絕弟成倅亦斬  
于市盡夷三族後史官有詩嘆曰  
假意投身強哭尸公然弑主待推誰欲誅成濟瞞天下

天下人人盡得知

靜軒先生有詩曰

司馬當年命賈充弑君南闕赭袍紅却將成濟夷三族  
欲使軍民盡耳聾

司馬昭入奏太后曰逆主曹髦欲興兵弑娘娘殺大臣已  
被成濟弑之臣亦滅成濟請娘娘降詔以安衆心太后懼  
昭威勢任意寫了矯詔及斬王經全家以慰其心王經正  
在廷尉廳下忽見縛母至經叩頭大哭曰不孝辱子累及  
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誰不處正恐不得其處耳以此棄命  
何恨之有次日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其母神色不變回

顧經曰吾兒今日得死勿怯之此時王經母子大笑受刑

故吏向雄痛哭不已滿城大小無不垂淚後史官有詩曰

賢哉王母生死之際了了如此非佛而何

漢初誇伏劍漢末見王經真烈心無異堅剛志更清節

馬子者皆松栢也可敬可敬

如泰華重命似鴻毛輕母子聲名在應同天地傾

却說司馬昭斬了王經母子安撫人心已畢時有大傅司馬宇將曹髦以王禮葬之旬日間常道鄉公至賈充乃勸司馬昭就魏國正統還是如何目聽下回分解

### 姜伯約棄車大戰 七伐中原

却說司馬昭因賈充勸就魏國正統之事昭與充曰昔文王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聖人稱為不德魏武帝

不肯受禪於漢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者也於是賈充等聽畢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之身矣當年六月甲寅日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為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奐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孫燕王曹宇之子也奐封昭為丞相晉公賜錢十萬絹萬疋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贈早有細作報入蜀中姜維聽知司馬昭弑了曹髦立曹奐為帝乃大喜曰吾今日伐魏方有名矣遂發國書入吳令問司馬昭弑君之罪上表於後主起兵十五萬車乘數千輛皆置板箱于上令廖化張翼為先鋒化取子午谷翼取駱谷維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於是三路兵

起殺奔祁山而來。此時鄧艾在祁山之中，訓練人馬，忽報蜀兵三路蜂擁殺到。艾遂聚諸將計議，忽一人出曰：「吾有一計，不可言之見，寫在此。」敢退蜀兵。艾視之，乃參軍王瓘也。艾展開計策，觀訖大喜曰：「此計雖妙，只怕不濟。」王瓘曰：「願捨一命以報司馬公之恩。」艾曰：「汝心志若堅，必然成功。」遂撥五千兵與瓘，瓘連夜從斜谷迎來，正撞蜀兵前隊。哨馬瓘叫曰：「我是魏國降兵，可報與主帥知會。」哨軍報知姜維，維令攔住餘兵，只教爲首將來見瓘，拜伏於地。曰：「某乃王經之姪王瓘也。近者司馬昭弑君，又將叔父一門皆戮，某在邊邦得免此禍，幸大將軍興師問罪，特引本部

兵五千來降，願從調遣，以爲末將，剷除奸黨，上報國家之恩。下伸叔父之恨。維大喜，遂加重賜。維與瓘曰：「汝既誠心來降，吾何不誠心相待？」吾軍中所患者，不過糧耳。今有糧車數千，見在川口，汝可運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瓘心中喜，以爲中計，忻然領諾。要行，姜維曰：「汝去運糧，不必用五千人。吾先有推車人了，只要押送而已。但引三千人去足可。留下二千引路，以打祁山。瓘恐維疑惑，乃引蜀兵去了。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征，聽用。忽報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吾在魏雖不知備細，未聞王瓘是王經之姪，其中多詐，待請察乎。」維大笑曰：「王瓘

我非不識也。我已知其詐，故分其兵，勢將計就計而行。霸曰：公試言之。維曰：司馬昭奸雄過於曹操，既殺王經，夷其三族，安肯存親姪於關外領兵也？故知其詐也。今仲權國舅之見，與我暗合。此時姜維不出斜谷，却令人於路暗伏，以防王瓘奸細。不旬日，果然暗伏軍捉得王瓘，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維問了情節，搜出私書，書云：已交割與我糧車押送，望鄧將軍連夜進兵，與姜維戀戰。瓘從小路運糧車，送歸大寨，蜀兵自敗矣。約於某處，何日可令人來接迎。維將下書人殺之，却將書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望鄧將軍自率大兵於斜谷外，堞山谷中接應糧草車輛。可先

與姜維戀戰交鋒免生外意。一面令人檢作糧車，下書

一面令人將見在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裝載乾柴茅草，硫黃硝磺，又用青布罩之。令傳僉引三千原降魏兵，執打運糧旗號，維與霸各引一軍去山谷中埋伏。却令蔣舒出斜谷，廖化、張翼俱各進兵來取祁山。却說鄧艾得了王瓘書信，忻悅不盡，急寫回書，令來人再回，乃與司馬望引一軍輪換來谷口搦戰。蜀兵每日迎敵，未敢取勝。至八月十五日，鄧艾引五萬精兵，逕望堞山谷中來，遠遠使人凭高眺探，只見無數糧草接連不斷，從山凹中而行。艾勒馬望之，果然皆是蜀兵。艾手下副將言曰：天已昏暮，可速接出

谷口艾曰前回山勢掩映倘有伏兵急難退步只可在此  
等候正言問忽兩騎馬驟至報曰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  
背後人馬趕來望早救應艾方知是計急催兵前進時值  
初更只聽的山後喊動東方月上皎如白日艾不顧車仗  
只道王瓘在山後厠殺逕奔過山後時忽報樹林後有一  
彪軍擺開艾大驚只見傅僉縱馬大叫曰鄧艾匹夫已中  
吾主將之計何不早早下馬受死艾聞知勒回馬便走車  
上火盡着那火便是號火兩勢下蜀兵盡出殺得魏兵七  
斷入續但聞四下山上只叫拏住鄧艾的千金賞萬戶侯  
諛得鄧艾棄甲丟盔撇了坐下馬雜在步軍之中爬山越  
嶺而逃於是姜維夏侯霸只望馬上爲首的逕來擒捉不  
想鄧艾步行走脫維令得勝兵去接王瓘糧車時有不曾  
回祁山寨的魏軍來報王瓘曰事已泄漏兵勢已敗不知  
鄧將軍性命如何瓘大驚令人哨探回報三路兵圍殺將  
來背後又見塵土大起四下無路瓘叱左右令放火盡燒  
糧草車輛於是火光突起烈火燒空瓘大叫曰事已急矣  
汝等三軍可宜死戰乃提兵望西殺出一應車輛盡皆燒  
着背後姜維三路追趕維只道王瓘捨命撞回魏國不想  
殺回漢中舊路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趕上遂將棧道  
并各關隘盡皆燒毀姜維不追魏兵者恐漢中有失遂提

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擊來投黑龍江而死餘兵盡被姜維坑之維雖然勝了鄧艾却折了許多糧車又毀了棧道維遂還漢中鄧艾引部下敗兵逃回祁山寨內上表請罪自貶其職此時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不忍貶之復加厚賜艾將原賜財物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萬與艾守禦姜維連夜修了棧道又議出師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經○母○子○世○以○王○陵○母○子○比○之○余○謂○大○不○同○也○王○陵○母○子○漢○之○忠○也○王○經○母○子○乃○操○之○忠○耳○豈○漢○之○忠○乎○

如何同類而其褒之也春秋之義恐不如此

又曰今人輒言了生死然生死何了也如王經者母談笑而死只爲認得死處是生故也若死而恐怖哀啼以求一生于萬死者又何以死哉曰亦有凶頑甘心一死而不恐怖悲啼者亦爲了生死乎曰甘心一死正死也何了乎

第一百十五回

姜伯約洮陽大戰

八伐中原

却說蜀漢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將軍姜維差人連夜修了棧道大小車輛皆載軍糧又於漢山水路調撥船隻所用器物俱已完備上表奏聞後主曰臣累出戰未成大功頗已挫動魏人心膽今養兵日久不戰則懶懶則致病况今軍思效死將思用命臣如不於當受死罪此時後主酒色昏迷不能決論譙周出班奏曰臣夜觀天文見西蜀分野將星暗而不明今大將軍又欲出師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詔止之後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當阻之

譙周再三諫勸不從乃歸家嘆息不已周子問曰父親有何事也周曰君王溺於酒色不理朝政臣下強欲立名妄損軍馬西蜀禍至矣靜軒有詩曰

君闇臣驕孽倖多何能整頓舊山河中原恢復雖常理國小民疲怎奈何

其子告曰父親既有先見之明可不投魏乎周叱之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知遇之恩不能補報萬一縱然國亡家破當以○一命報安忍行不忠不孝之事耶遂推病不出却說姜維臨興兵乃問廖化曰吾今出師誓欲恢復中原當先取何處化曰大將軍連年征伐軍民不寧兼魏有登

艾足智多謀非等閒之輩將軍強欲行難為之事此化所

以不敢專也維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為國也

吾今八次伐魏非為一己之私耳今議先取洮陽洮陽臨西縣名

逆吾者斬遂留廖化守漢中自同諸將提兵二十萬逕取

洮陽而來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此時鄧艾正與司

馬望談兵聞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報曰蜀兵盡從洮陽

而出司馬望曰姜維多計莫非虛取洮陽而實取祁山乎

鄧艾曰今姜維實出洮陽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

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今洮陽無糧維必料吾只守祁山

不守洮陽故逕取洮陽如得此城屯糧積草結連羌胡以



圖久計耳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盡徹此處之兵分  
爲兩路去救洮陽離洮陽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陽  
咽喉之路公引一軍伏於洮陽偃旗息鼓大開四門如此  
如此而行我却引一軍伏侯河必捉姜維夏侯霸也二人  
各提兵埋伏去了却說姜維與夏侯霸望洮陽進兵之間  
霸曰今將軍內無糧空城有何用也維曰六七番出師皆  
取有糧之地利戰之所魏人探揣知吾意矣吾料洮陽空  
城魏人不作準備今却一鼓而取乃攻其無備也若得洮  
陽深溝高壘先運漢中糧草盡屯於內然後外結羌胡水  
陸轉運以爲久計此番不勝真可羞耳霸曰此妙論也我

當爲前部公爲後應於是夏侯霸先提一軍逕到洮陽見  
城上並無一桿旂旗四門大開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乃  
回顧諸將曰此莫非詐乎副將應曰眼見得是空城只有  
些小百姓聽知大將軍兵到盡棄城而走霸未信自縱馬  
於城南視之只見城後老小無數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  
口此空城耳遂當先殺入方到瓮城邊忽然一聲砲響城  
上鼓角齊鳴旗旗遍豎拽起吊橋霸大驚曰誤中計矣慌  
欲退時城上矢石如雨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皆死於城  
下身上亂箭如柴餘者蜀兵盡皆潰散後人有詩嘆曰  
大膽姜維妙算長誰知鄧艾暗提防可憐投漢夏侯霸

頃刻邊城箭下亡。

司馬望於城內從東西北三門殺出蜀兵大敗而逃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殺退司馬望就傍城下寨是夜二更鄧艾自侯河城內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蜀兵大敗姜維禁止不住城上鑼鼓喧天司馬望引兵殺出兩下夾攻蜀兵大敗而走維左衝右突宛戰得脫退二十餘里收聚了殘兵下寨已畢蜀軍聽知夏侯淵陣亡心中搖動維欲退不能遂與衆將曰勝敗乃兵家之常事今雖損兵折將不足爲憂目下魏兵俱在此處成敗之事只在一戰汝等始亦是終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斬張翼進言曰魏兵皆在此處祁

山是必然空虛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攻打洮陽侯河某引一軍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驅兵向長安使鄧艾不能走維從之即令張翼引後軍取祁山去了維次日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艾引一軍出迎兩陣對圓二人交鋒數十餘合不分勝負各回本陣收兵退去次日姜維引兵搦戰鄧艾接兵不出連搦三日姜維令軍辱罵鄧艾在侯河城內尋思曰蜀人被吾大殺一陣全然不退連日反來搦戰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守寨將師纂兵少智寡必然敗矣吾當親往救之乃喚子鄧忠分付曰汝用心守把此處任他搦戰切勿輕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是夜二更

姜維正在寨中設計忽聽的寨外喊聲震地鼓角喧天人  
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諸將欲出維止之曰勿得妄動  
且說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勢去救祁山鄧  
忠入城此時姜維喚諸將曰鄧艾虛作夜戰之勢必然去  
救祁山寨矣乃喚傅僉分付曰汝守此寨勿與輕敵於是  
姜維亦引三千兵來助張翼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將師  
寡兵少支持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鄧艾兵至衝殺了一陣  
蜀兵大敗把張翼隔在山那邊絕了歸路正慌忙之間忽  
聽的喊聲大震鼓角喧天只見魏兵紛紛倒退左右報曰  
大將軍姜伯約殺到翼大殺驅兵相應兩下夾攻鄧艾折

了一陣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維令兵四面攻圍却說後  
主在成都聽信黃皓之言又溺于酒色日夜宴飲不理朝  
政內外官員皆投於黃皓門下時右將軍閻宇身無寸功  
只因傍倚黃皓遂得重職聽知姜維被困乃說皓來奏後  
主曰今姜維屢戰無功可命閻宇代之後主從之急遣使  
賈詡宣姜維班師還朝維在祁山正攻打寨柵忽一日三  
道詔至宜維班師還朝維只得遵命先令洮陽兵退次後  
維與張翼徐徐而退艾一夜只聽的鼓角喧天不知何意  
平明只落空寨人報蜀兵盡退艾疑有計不敢追襲姜維  
逕到漢中歇任了人馬自與使命入成都回見後主後主

一連十日不朝維心中疑惑是日至東華門遇見秘書郎  
郤正維問曰天子詔維班師公可知乎正笑曰大將軍何  
不自知其黃皓欲與關宇立功奏聞朝廷發詔取回今聞  
鄧艾善能用兵因此寢其事矣維大怒直入宮中來殺黃  
皓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避禍屯田計 九伐中原

於是郤正見姜維欲殺黃皓急止之曰大將軍位居極品  
承繼武侯之職何故造次若天子萬一不容必為反臣矣  
維謝曰先生訓誨是也遂同回次日後主與黃皓在後園  
宴飲維引數人逕入早有人報知黃皓皓急避於湖山之

側維至亭下拜了後主泣淚而奏曰臣因鄧艾於祁山陛

下連詔三次召臣回朝未審聖意如何後主默然不語維

又奏曰黃皓奸巧專權乃靈帝時十常侍也陛下遠則鑒

於趙高近則審於張讓陛下早將此人殺之天下自然清

平中原方可恢復矣後主笑曰黃皓乃趨走小臣耳縱使

專權亦是如何昔者重允常切齒恨皓朕常怪之卿何足

憂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後主遂令

近侍於湖山之側喚出黃皓至亭下命拜姜維伏罪皓哭

拜維曰其早晚趨侍聖上而已並不侵犯國政明公休聽

外人一面虛詞欲殺某也乞明公怜之於是黃皓叩頭流涕維羞慚而出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遂作詩一絕云  
闕宮專權從古有明君安肯近陰邪姜維不速誅黃皓  
却縱荒唐喪國家

却說姜維來見卻正備將此事告之正曰將軍禍不遠矣將軍若危國家隨滅維曰先生以何策可保國安身也正曰將近隴西有一去處各爲谷中谷中在此地極其肥壯是下何不效武侯屯田之計也可奏知天子前去谷中屯田一者得麥熟以助軍實二者可以盡圖隴右諸郡三者魏人不敢正視漢中四者將軍在外掌握兵權人不能圖

之五者足以避其禍也此乃保國安身之計也可早行之維大喜遂出席拜謝曰先生金玉之言也次日姜維奏後主求昏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後主從之維遂還漢中聚諸將曰吾累出師因糧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萬往昏中種麥以爲屯田後圖進取因汝等久戰勞苦把閑生受不如歛兵聚穀退守漢中二城魏兵千里運糧經涉山嶺自然疲乏疲乏必自退矣吾却引兵自後追之無有不服遂令胡濟屯漢壽城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蔣舒傳會同守關隘維分撥已畢自引兵八萬來昏中種麥以爲久計却說鄧艾聽知姜維在昏中屯田於路下四十餘營連

絡不絕如長蛇之勢又遂令細作相了地形畫成圖本寫  
表一道入洛陽奏知魏主曹奐晉公司馬昭見之大怒曰  
姜維九伐中原不能剷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賈充曰姜維  
深得孔明傳授急難退之須得一智勇之將以刺此人可  
免動兵之勞也昭曰然吾亦欲如此奈無人也故使恣意  
從事中郎荀勗言曰明公爲天下之主宰宜仗義以伐無  
道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惟用黃皓專政大臣皆有感亂  
之意今姜維在沓中屯田者乃爲此也若令人將伐之無  
有不勝何故求刺客而除害非所以行于四海也昭大喜  
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誰可爲將荀勗薦曰鄧艾乃世之

良才更得鍾會爲副將大事無不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  
合吾意乃召鍾會入而言曰吾欲令汝爲大將去伐東吳  
可乎會答曰主公之意本不伐吳而實欲伐蜀也昭大笑  
曰子誠然識吾心也既然如此高即督效力乎會曰某料  
主公欲去伐蜀已畫圖本在此昭展圖視之但見伐蜀之  
法於路安營下寨之處屯糧積草之鄉自何而進從何而  
退一一皆有法度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將也可與鄧艾收  
川若何會曰願竭忠誠以報主公奈蜀川道廣非一路可  
進當以鄧艾分兵各進可也昭遂拜鍾會爲鎮西將軍假  
節都督關中人馬調遣青徐豫荆揚等處昭即時差人

持節令鄧艾為征西將軍都督關外隴上使約期伐蜀次日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文武官僚皆面面相覷人人變色俱不肯伐蜀忽一人出曰姜維九伐中原折傷多少魏兵只今守禦尚自未保何況深入山川危險之地自取禍亂也切不可行之昭視之乃前軍鄧敦也昭勃然大怒曰吾與國家除害正欲興仁義之師伐無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耶叱武士推出斬之須臾呈鄧敦首級於階下衆皆失色昭曰汝諸文武勿生驚疑吾自征東定奪以來息歇六年治兵繕甲皆已完備欲伐吳蜀久矣今日論之吳地廣濶况兼下濕攻之稍難不如先定西蜀乘順流之勢

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道也吾料西蜀將士守成都者八九萬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萬餘絆姜維於沓中使他不得東顧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直抵駱谷料得不差三路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今蜀主劉禪昏暗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衆曰然却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起兵伐蜀會恐有泄機謀却以伐吳為名乃令青兗豫荆揚等五處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萊等州傍海之處拘集海船司馬昭不知其意遂召鍾會問之曰子從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會曰蜀若聞我兵大進必求救於東吳也故

妙着

先布聲勢作伐吳之狀吳必不敢妄動矣一年之內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吳豈不順乎昭大喜選日出師此時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鍾會出師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有西曹掾邵悌曰乞退左右敢伸一言昭乃退左右悌曰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愚料會志大心高若專獨權恐有不然何下使司領其職昭大笑曰吾豈不知乎悌曰主公既知何使其獨權每無數語以釋其疑心未知其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姜維鄧艾的是對手不愧為將帥也

善論七擒孟獲六出祁山九犯中原都不曾輸得些小事體惟有損兵折將而已世稱孔明姜維為神人吾不見其神也一將功成萬骨枯况無所謂功而徒枯萬骨何忍也





